



李尚謙
第五屆校友
台大中文所碩士班

未若柳絮因風起

普台理想的實踐與自我體會

離開普台四年，中文系畢業在即，同時也確定得到臺大中文所碩班的錄取。藉此階段性的完成，說明大學迄今的收穫與省思，及回顧普台予我之栽培，聊表自己累紙難盡的感激之情。

記得畢業前，師父在長談中，曾正色叮嚀道：「將來別做成了憤青。」至今，那日師父語重心長而擔憂的神色，及會客室裡一閃而過的凝重氣氛，我始終沒有片刻忘記。這句話時刻提醒著我，尤其面對現今社會的喧囂，始終抱著對於情緒氾濫的戒慎恐懼，不隨風起舞，猶幸保全省視自我的靜觀，與留心世事的冷靜。此一觀照己身、認識世界的學習過程，有賴於這份內在省覺的安心工夫，這是普台給我最大的禮物。

入大學後，向親近敬佩的師長提出我的困惑，及價值觀念上的癥結，卻引來老師的好奇。與一般學校畢業的同學們相比，老師常覺得我看事情的角度獨特，並猜想是否跟我在普台讀書多年有關。後來，幾經相處，在一次點評近代學林品行的談話中，師長突然面向我說：「你雖有些獨特想法，卻不害於你的學習，甚至使你有更穩固的德行根柢去開展自己，不容易走差。」老師經過觀察，重新肯定普台對我的助益，這是我所不曾設想的。原以為立身處世的態度，人各有異，個性不同，習氣亦殊，這是理所當然的狀況，卻沒想到普台在潛移默化中已然對我造成了影響，從而與一般他校同學們不同。事後細細咀嚼，才慢慢意識到普台潛移默化中給我的影響，乃是一種單純而樸厚的保庇。

這層體會，足以引申為理解普台的新起點。尤其離開普台後，如遇生人，或僅是同學聚會，都常會逢人說起普台。大抵見識到大學多元繽紛的環境，也結交不同背景的朋友，才體會過去普台的環境確實有些不一樣的地方。至於具體差異究竟為何？僅以我為例，師父既誠我不要成為「憤青」，其實正顯示我在中學時期一直處於尖銳、批判、驕傲的狀態。這可能該推源到家庭背景，乃至國小中低年級的生活經驗。總之，自小五進入普台，我處在惹人厭的一種奇特狀態，大概是一個極其固執、自恃聰明、自大又不善與人相處的模樣。但我今天，卻在毫無預知的狀況下被推舉為畢業生代表，負擔聯絡、招待所有人的執事。中學的我肯定意想不到，此一須注重人際間和諧友善互動的職務，怎麼會落到我身上？從這裡可以發現，小時候的脾氣個性，直若頑冰稍融。如不將時間拉長看，很難察覺如此細微卻關係重大的性格轉變，這或許正是「覺性教育」潛移默化的展現，自不能不歸功母校的教育環境。

從小五一路至於高三，確實是我對自我意識、情緒脾性

越來越理解、越來越能掌握的過程。迄今為止，我對自我認識、自我覺察的開拓，與普台在覺性、品德等價值的再三叮囑，兩者顯然有相依相沿之勢。那些成長中不可避免的生物性衝動，諸如好勝好強、自負驕矜、不察己過等，隨著個人修養的傾注，是漸漸地被打磨圓融。所以要說普台學習的收穫，絕對是性格上的轉變最為顯著，我是十足收穫了關於自我生命的認識，及立身處世足以自信從容的態度。

這種無形加注的「軟實力」究竟有甚麼用？舉例來說，在我繁星順位擬定文學院時，一位師長與我談了將近一個鐘頭，盼我謹慎考慮，切勿忽略理工科的潛力與前途。他分析道：「若任你的口味挑食，獨選中文，那你大學必然不會再有主動學習數學等其他專業的機會。如選讀理工，除專業外，也能對中文本身的興趣自學成材。」誠然，理工專業帶給人類的功德廣大而直接，且報酬優渥。但我卻毅然放棄這一兼得魚與熊掌的策略，堅定選擇自己所好，並一路讀書至今，從未感到遺憾。即使面對人文學科就業前景的茫然，仍心滿意足地悠遊於這片學海，感到無以復加的充實與喜悅。堅定意志確立了這一決定，直到今天，我簡直如夏蟲一樣無法想像沒讀人文的另種可能，而始終肯定當初堅持選填人文的決定。

而自我覺性的確立——即使猶未成熟，具體的好處就是對自己做出的選擇，能抱有一種自覺圓滿的踏實心態。我因此而充滿自信，充滿動力。即使大學繁重的課業壓力在身，也從不感到無力或退怯。這種源自對自我深切認同、高度肯定的抗壓性，強大無比，帶我度過一次又一次身邊朋友都驚訝以為不可能的事。所以，若要給「軟實力」作註腳，我當前的充實與快樂應不失為一方見證。

普台的品德心性教育有如斯功效，自有一股莫可輕忽的穩定泉源在默默發揮作用。我也希望拋磚引玉，令畢業後或仍在學的朋友們，也能回頭省視自己難知難察的人格奠基過程。舉凡思考、處世與立身等多面向，無論影響昭然，抑或隱微，在這一省視的過程中，都將有更深刻的自我認識，也更能體會普台保全可貴而難得的東方古典價值，實別有一番教育苦心。

當年師父告誡的話，幸好最終我也沒能成為一名憤青。自外於尖銳批判的淺薄時風，更好還給自己一份溫情與敬意。因懷抱著高度的樂觀與期許，以畢業四年的校友，及時常省視成長經歷的中文系畢業生，在此獻上對於母校過往點滴的感念，及對未來無限的期待與祝福！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

第五屆畢業生 李尚謙 夜書於新北中和